

张紫葛 著 · 重庆出版社

在历史的 夹缝中

——忆张治中先生



在历史的 夹缝中

——忆张治中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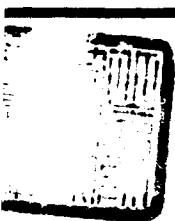
张 紫 葛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重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81239



1081239

责任编辑：石琮生

封面设计：乔楠

本书非经作者同意，不得转载、节
录。非经作者同意并参与定稿，不得改
编。

在历史的夹缝中——忆张治中先生 张紫葛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25 插页：2 字数：292千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400

书号：11114·94

定价：2.20元

前 言

DB89/119

张治中先生是一个受到重视的历史人物。他组织和领导新疆联合省政府时期——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他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尤其值得研究。我有幸在这一时期作了他的文化助手；朝夕接近，对他的思想、情操有较深的领会。现就亲历目睹的史实，写成这本书，作一个简单介绍。至于全面研究、传述张治中先生的一生，敬当图之异日。

为写作这本书投入辛勤劳动的，还有张力同志等人。他们帮助我整理资料，核对数据，抉择取舍，并就我的毛稿进行文字整理直至誉正校对，承担了巨大的工作量。特此附志，以示不忘。

目 录

1. “张治中这个人呐，这个人……”	1
2. 特殊的历史舞台	11
3. 曲径越戈壁	21
4. “保住祖国这块土地！”	40
5. 一定要穿长袍马褂	65
6. 火堆沤久了，总得透透气	87
7. 新疆联合省政府成立了	114
8. 少校闹市被杀之后	146
9. “发扬黄埔精神！”	160
10. 今日世界之“春秋时代”	173
11. 三顾斗室	186
12. 矛盾的乱丝	204
13. 张治中不在迪化的那几天	228
14. 内幕之内幕	288
15. 备战，避战	358
16. 知人之明	392
17. 在淮海战役的大炮声中	404
18. 回荡着的余音	430

1

‘张治中这个人呐， 这个人……’

我在张治中身边工作的年月里，张治中很喜欢提到郭沫若，并且常以“中央”能容许郭沫若存在作为他优容某些国民党党部所深恶痛绝之士的理由。比如，我不止一次听到他对高级党、政、军、特人员生气地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央可以有个郭沫若，我这里就不可以有个涂治。”

涂治博士是当时在新疆的一个有国际声誉的进步学者。

然而，郭沫若又是怎样评价张治中的呢？

那么，就从这里说起吧。

抗日战争后期，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不时去拜访郭沫若。

一九四四年的那个冬天，难得下雪的重庆居然也飘起雪花来了。虽然雪一落地就成了水，总还是有“雪花天出”之像。古人踏雪访友，原是雅事；而郭沫若名噪中外，为德隆望尊之高贤，踏雪访郭老，岂不甚好？

郭老对我，可说是又欢迎又不大欢迎。他公开说，我有

点“聪明”，见到我能使他想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但他同时又说，我这青年太狂。——这主要是我有时缺乏礼貌，高一句低一句，说些不叫郭老喜欢的話。

且说这天到了郭老那里，他却甚为高兴。因为他正有个牢骚要发。《说文出版社》用石印印刷于右任先生的手迹草书，郭老很不满意，认为印得太乌七八糟。

“这些出版商太乱来！你看，印成了个什么名堂？”

他指出其中的一些毛病，叫我看。最后说：

“于胡子一定不知道。你去告诉他一下。今天就去。”

之后，他又对当时的一些出版物痛痛快快地指责了一顿，其中说到刚刚出版的徐昌霖的《重庆屋簷下》。这回我没有顶撞他，他也没有斥责我。谈得比较投契。

我站起来告辞时，郭夫人于立群说：

“小张，就在这里吃饭吧！今天我们吃蘸水萝卜。”

吃饭之际，我竟首先发起牢骚来：

“我们中国呀，象什么话？堂堂的世界闻名的大文豪郭沫若，穷到这样：吃蘸水萝卜就算佳肴了！五千年文化呀，如何不落人之后于今日？”

“文法有问题，末句欠通。”郭老说。吃了两口饭，又戟起筷子指点饭菜说，“你还嫌不安逸？容许你在这里吃蘸水萝卜就很不错了哩！要照那独夫的意愿，早该焚我之书而坑我之人了。”

我说：“是呀，当然是这样。具体地说，就要归功于张治中。他虽然没有做到‘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总算还能让你老人家有个容席之地，……”

不等我说完，郭老把夹着的一块萝卜撂在调料里，打断我的话：

“不正确，不正确！第一，我再说一遍，不要称我‘老人家’，我实在不愿做老人家，我不愿老，还没老，老个啥子？……”

“你看，又来了，我称你什么？你比我大几十岁，未必称你‘老兄’吗？”

“最好，最好，如果你能称我‘老弟’，那就更会还我青春了！”

于立群笑道：

“小张，记着，你以后称他老弟！”

“最好，最好，那才安逸；我一定踊跃答应。”

三个人都笑了。然后郭沫若接上说：

“第二，我们能够在此安安逸逸吃蘸水萝卜，不遭焚书坑儒之灾，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因为，有了中共割据几方，兵强马壮，独夫不能不碍手碍脚，未便放肆过甚，才容许我们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吃点蘸水萝卜。”

我同意这是个大前提。但却认为张治中的开明态度还是值得推崇的。当时，郭沫若住的这栋房子，以及斜对门那栋夏衍、金山等人住在里面的夹壁楼房，都是政治部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房子。所谓“文化运动委员会”，不过是张治中特意立此名目，来容纳这些进步文化人士的地方，这是张治中照顾郭沫若等人的一项开明措施。郭沫若夫妇并不反对我的意见。于是我问郭老，他是怎样评价张治中的。

“他是这伙人中最好的一个。”于立群说。

“您说得太泛泛了！”我说。

“那么，他读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并且多多少少有点体会。”郭沫若说。

我笑道：

“前辈‘老兄’，我是希望，您对这个入深入地分析一下。”

他认真地说：

“深入？唔！你不能懂，懂不倒——你太年轻了！”

我大言道：

“郭先生，你怎么这样看不起年轻人？你一面说：‘青年，人类的春天，’一面说，‘春天，你们什么也不懂’；你忘记了？你写‘创造，再创造’的时候，比我现在还年轻哩！”

于立群笑道：

“他早忘啦！在武汉和我认识的事都忘了！《创造社》时代的，就更不用说了。”

郭老朝他夫人笑了笑，转对我说：

“说得是，活跃的‘春天’！但是，人总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对于许多长辈的话往往不能接受，等到生活了一段时间，岁月教导了我，我才回想到，那些老辈子的话很有道理。这就是我不想多谈的道理，——何况你是个狂生。”

我不和他接着扯这个，再一次要他谈谈他对张治中的评价。

“嗨，这个，”他略有所思地顿了一下，“老实说，要深入评价这个人物，我还没有足够的水准。”

我大为吃惊。但他的态度很庄重，绝对不是说笑话。

“这样吧！”他又若有所思地顿了一下，“我的年轻的老兄，对于这个人物，我给你出几个题目，也算是线索吧！你记在脑子里，去找岁月老人合作，看看想想，到你四十岁的时候，把它整理整理，就可以真正深入了。”

他停顿下来，显然在考虑词句。我不敢打扰他，静静地等待。

“张治中这个人呐，这个人——”他缓缓地说，“安徽山涧的清泉，流出巢县，进入扬子江，漂到秦淮河畔，流过了南京的大街小巷；再入运河，过隋堤，穿黄河，饱餐北国风沙；然后浮东海，至珠江，临虎门，……他在追求什么？寻求什么？”

我迷惘地望着他。于立群又端来一碗滚热的白水萝卜。

“这个人，”他顿了好一阵，最后才决断地说下去，“对那独夫异常忠诚，但是对中共的友谊还是……比较持久，比较有信一义！这个人爱国，却又实际参加了独夫的一些卖国勾当。这个人，是个大官僚，却也常常讲点民主。这个人……”底下是个漫长的延长音符。

郭老这个题目出得好，出得妙；却也出得有点深奥，颇难得出下文。当下我很为纳闷。

想不到隔不多久，一个黄埔学生向我大发牢骚之际，却无意中说出了一点点。

这个黄埔学生叫做张绍勋。我和他相识时他已经是一个军长了。他是宋希濂的老部下。

抗日战争后期，宋希濂任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将士，在滇西前线抗击由缅甸入侵的日本军队。刚刚哄传了滇西大

捷，忽又听说宋希濂撤职查办。不少人感到奇怪，却也司空见惯。

宋希濂是个搞子弟兵的将领。他的部下，大小将佐，大半是一跟上了他就跟定了，生死与共。宋希濂走到哪里，就把这些老官佐带到哪里。现在垮了下来，也只有带了这些人在重庆作寓公，自己有钱自己过，缺钱的宋希濂供。

我把宋希濂看成抗日名将，评价很高。眼见他有功受屈，很为不平。

这天，我去找宋希濂。说他到四德里他的那些部将集寓所去了。便转到那里一游。

重庆是有名的山城，七高八低。我爬上四德里后面的高坎，来到一栋一楼一底的小厦。

迈步进门，右首就是一间凌乱的寓所。一个男人正在窗子面前剃胡子。

“你找谁？”他转身朝向我。

啊呀，这才是一个特等模特儿！他脚趿拖鞋，身穿美制丝光卡叽的军便服，上身的钮扣全未扣，里面也未穿背心，让那鼓胀的胸肌和从喉管到裤腰浓厚硬札的毛龙直挺挺耸立在上衣外面，而上衣的袖子卷到了肘弯的老上面，露出一对俨如古代兵器金爪铁铸般的筋鼓肉张的胳膊。好家伙，这不正是目前十分叫座的电影《人猿泰山》中的人猿泰山吗？妙！妙！我的视线迅速上移，急于欣赏他的头发。那头发，大概由于油膏和压发帽的双重作用，勉强拱爬在他头上。说它勉强，因为它们确有拱然爬伏而又疆项欲起之概。有趣尤在发根，清清楚楚，每一个毛孔里竟有两三根发从那里面窜了出

来……壮哉！壮哉！好一条中华好汉！直恁地，如何不能获得滇西大捷？

他的脸上堆着厚厚的肥皂沫，面积很大，颧骨以下全部埋在肥皂泡沫里了，比“老人头”刀片的商标还要埋得高些。宛如从肥皂泡沫堆里顶冲出来的一对眼睛大睁着，灼灼然望着我。哦，他在等我答复。

“你是张绍勋？”

我忘记了最起码的礼貌，直呼其名，但他毫未介意。

“你怎么知道？我们见过吗？怎么我毫无印象？”

他仍是左手作磨擦肥皂泡沫的姿势，右手的剃胡刀是即将下刀的模样。

“我怎么能够不知道宋老总底下有这么一个张绍勋呢？”

他的全部姿势冻结了：

“你是干什么的？”

‘象个教书匠吗？’

“你以为我没见过教书的吗？你象吗？”

“那象什么？记者合不合适？”

“啊！你是记者？新闻记者？”他忽然象被大马蜂猛刺了一下，两手一张，左手叉开满是肥皂泡沫的五个粗大指头，好象就要伸将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脖子似的。那紧捏剃胡刀柄的右手则一下举到了脑袋的右侧偏后的地方，仿佛正举起一枝枪要向我猛砸过来。

“你为什么这样害怕新闻记者？”

“你真的是新闻记者？丢那妈海！你是哪一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丢那妈海！你怎么不说话？”

“假如我真的是《中央日报》或者《扫荡报》呢？”

“你以为我是好惹的吗？”

肥皂泡沫遮盖了他的全部面、颊，叫我无法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但那一对眼睛里射出来的光却叫我感到，这就是火焰喷射器，我马上要身负重伤了。

“丢那妈海！”我也学他一句，“你是怎么在看？我也是他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的？”

“那你是哪一家的？”

“不管是哪一家的，总而言之，绝不是《中央日报》、《扫荡报》。”

他的两手稍稍下降，急切地问：

“我只问，你和他们是一个老板吗？”

“见鬼！你从何见得我是个一定要靠那种老板吃饭的人呢？”

这“人猿泰山”惶惑了两秒钟，就突然省悟了：

“哦，对了，你说了‘他妈的《中央日报》、《扫荡报》’唉，操蛋，我是怎么搞的？来，来，请坐，请坐！”

我叫他剃完胡须，洗罢脸，再坐下来谈。

“为什么《中央日报》、《扫荡报》对你的刺激那么大？”

“你难道还不知道？”他的口音南腔北调，广东土音很浓，“丢那妈海！这些狗操的，兔子养的……”

他于是气冲斗牛地向我叙述了他们如何在宋老总的指挥之下，以高昂的爱国斗志使低劣的武器变成了无敌的炮火；如何视死如归，打得日本军队落花流水；如何在大捷后，“中央”的记者前来采访，大员前来视察，他们的宋老总如何应

付欠佳，招待不周，以致如何得罪了“那些王八崽子狗操兔子养的”，“回去奏上一本”，“造老子们的谣”，结果落了个宋老总撤职查办，“大家跟着倒霉。”

他所叙述的内容几乎全是我早已知道的东西。还有一点他不曾提到：他——张绍勋，一气之下，抓起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右胸，毫不含糊地射进去一粒子弹。子弹洞穿右胸，前进后出，而且按左轮子弹性能的常规，在他背上撕开了一个大窟窿。可是，这条汉子竟然没死，且复强壮如故，真是奇迹。

“结果怎么查办的呢？”我问。

“查个什么？”他摊开粗大的两手，“有个鸡巴他查！丢那妈海。自然，这年月，管你有不有，要办也容易，老头子写个手谕，——干脆，笔都不用动，嘴皮忽闪一下，叫做‘面谕’，拉出去毙了！管你什么抗日英雄，比杀条狗还简单！丢——那一妈——海呀！”

“不管怎样，总算没‘办’嘛，你们都没有事嘛！——这是怎么转弯的？哪个帮了忙？”

“谁知道？”他有点不感兴趣，“也许是老头子心血来潮，宋老总，我们，给他卖了多少命啊！”

我感慨地审视他那沮丧的神情。冷场一会儿，他缓慢地说：

“我只知道，张文白是替我们说了话的。张文白，就是张治中，你知道吗？”

“他——张文白和你们宋老总交情很深吗？”我问。

“很难说。不算很亲密。他是黄埔的教官，和宋老总，和我们，都有师生关系。——这个人，张文白，有这个特点：

平时不讲关系。不拉派系，不拉我们黄埔同学做资本。可你真遇到了危急。他能拉你一把。——嗨，丢那妈，这年月，谁讲什么旧交老情？路遥知马力！宋老总在台上的时候，拉关系的人多得很。这一倒霉，丢那妈，谁理你？嘿！张文白，我从前还没看到他的好处。”

我想结束和他的谈天，说：

“那你们怎么办？这么老是在重庆作寓公？”

“不作寓公怎么办？”他的火又上来了，“离开重庆就是去找共产党，就要真正被‘办’。你知道吗？老头子招见宋老总时咬牙切齿：‘你如果胆敢跑到别的方面，我就重重严惩！’吓死人哪！什么‘别的方面’，共产党方面么！毛泽东那里么！我们还敢离开重庆？”

我忽然想起，若干年来，有些人有一种说法：宋希濂是蒋介石的‘白袍小将’。把宋希濂和蒋介石的关系，比作白袍白马，有救驾之功的薛仁贵与大唐天子李世民的关系。不觉安慰张绍勋：

“别急，薛仁贵几起几落，你们还会出山的。”

他叹了口气：

“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张文白出来，在中央管军队、或者到地方上去，比如说，作战区司令长官。——他会起用我们的。他相信我们宋老总能打！”

张绍勋果然说对了。不久之后，张治中出任西北行营主任的时候，就向蒋介石力保，重新起用宋希濂，任为西北行营参谋长。

2

特殊的历史舞台

一九四五年的盛夏。正是陪都重庆气温最高的时分。靠近中午，尤其灼热难当。一辆黑色小轿车碾着晒得滚烫的马路，四轮腾卷尘土，急驰而前，驶过小龙坎，驶过新桥，蜿蜒上山，奔向老鹰岩，奔向蒋介石的山上别墅。

张治中应召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的气色很不好。时局艰险，能不焦虑？自从日军占了东南亚各国之后，我们的国际呼吸，只剩下从昆明飞越日军占领的缅甸，通往印度加尔各答这一个针眼似的窗户了。日军不断进逼，国土日缩，连贵州也被咬缺了……可是还有——

“后院的火——烧到眉毛了！”蒋介石只说了这么几个字，指指几张公文纸，叫张治中看。那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现在坐镇迪化（今乌鲁木齐）前线的朱绍良的告急文书。

“饭桶，饭桶！朱绍良，李铁军，饭桶！这个是——”蒋介石生气地嘟哝。在他接连三次重复他那奉化乡音的习惯衬词“这个是”之后，忽然肝火旺了起来，“混蛋，混蛋！不

讲半点外交信誉！谈判——协议——签字，这个是——我们承认外蒙独立，他给我们留下新疆。啊，混蛋！收下了外蒙古，继续抢夺新疆。这个是——，拿卡秋莎打我们！同盟国呀！同盟，同什么盟？拿出打希特勒的这个卡秋莎打我们！”

张治中已经看完那几份告急电报，小心地问：

“他们真的有卡秋莎？”

“你还不相信？卡——秋——莎！那种鬼炮！朱绍良、李铁军能抵住吗？啊，啊！迪化马上就要陷落了！这个是——，他们离迪化还有几里？”

“大概有两三百公里吧！”张治中小声回答。

“什么大概！什么几百公里！我们在那里的有生力量已经完了！关内无兵可调，调也来不及！这个是——他们有卡秋莎，现代化，几百公里，一夜就到……”

张治中跟蒋介石二十年了，非常熟悉蒋介石的脾气。当他发火的时候，你越插嘴他火越大。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骂，吼，火气透得差不多了，再相机行事。

“反正不是骂我，让你骂去。”张治中这样想着，根本不再去听蒋介石吵些什么，只是两眼恭谨地望着他，装着敬聆上谕的样子；心里却赶紧捉摸当前的问题是叫我来做什么？八成是命令我去顶替朱绍良。这付担子是个什么名堂？到底伤脑筋到什么程度？对方真的有卡秋莎吗？不会吧？人家知己知彼，打我们那点老爷部队还用得着卡秋莎？八成是朱老太爷过甚其辞来强调敌情，以推卸败北之责。……

终于，蒋介石吼骂够了：

“这个事情你去办——”